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泪别红都.....         | 1  |
| 负伤.....           | 4  |
| 邓大姐（一）.....       | 6  |
| 邓大姐（二）.....       | 8  |
| 7女出征.....         | 10 |
| 妇女团.....          | 12 |
| “红军妈妈”.....       | 14 |
| 英姐.....           | 17 |
| “三寸金莲”万里行（一）..... | 19 |
| “三寸金莲”万里行（二）..... | 21 |
| 和总司令吃“烤麦”.....    | 23 |
| 康大姐受刁难.....       | 24 |
| 危秀英告状.....        | 26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邓六金赶路 .....    | 28 |
| 贵兰排长 .....     | 30 |
| 指导员的“绝招” ..... | 32 |
| 贺子珍生孩子 .....   | 34 |
| 女侦察英雄 .....    | 36 |
| 雪山牵姻缘 .....    | 40 |
| “天作之合” .....   | 42 |
| 中秋月 .....      | 43 |
| 走过铁索桥 .....    | 45 |
| 大爷领她出遵义 .....  | 46 |
| 神军过神山 .....    | 48 |
| 枪声中的分娩 .....   | 51 |
| 在妈妈怀里过草地 ..... | 53 |
| 儿子 .....       | 56 |
| 完不成的一幅画 .....  | 58 |
| 死亡之夜 .....     | 59 |
| 苦里嚼甜 .....     | 62 |
| 牛粪中捡来的口粮 ..... | 63 |
| 匀粮 .....       | 64 |
| 抢水 .....       | 66 |
| 娘子军夜袭保安团 ..... | 69 |
| 让敌人狗咬狗 .....   | 72 |
| 捉俘虏 .....      | 73 |
| 抓“鬼” .....     | 75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巧送密信 .....       | 76  |
| 虎口脱险 .....       | 79  |
| 跑! .....         | 81  |
| 一件毛衣 .....       | 82  |
| 8个银元宝 .....      | 84  |
| 12个铜板和一个梨 .....  | 86  |
| 棕树衣 .....        | 88  |
| 砂锅里的野菜 .....     | 90  |
| “四件宝” .....      | 92  |
| 36个人和140支枪 ..... | 94  |
| “无声炸弹” .....     | 96  |
| “迫击炮”的由来 .....   | 97  |
| 难忘的筹粮 .....      | 98  |
| 庙中夺粮 .....       | 100 |
| 独身抢粮 .....       | 102 |
| 新“识字法” .....     | 104 |
| 随军卫生学校 .....     | 105 |
| 3位大姐抬担架 .....    | 107 |
| 20年后的握手 .....    | 109 |
| “原来她们是开小差” ..... | 110 |
| 野菊花 .....        | 112 |
| 神奇疗法 .....       | 114 |
| 挨骂唱歌 .....       | 116 |
| 追队 .....         | 117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土城遇险记.....     | 119 |
| 永昌突围.....      | 121 |
| 血战临泽.....      | 124 |
| 走向悬崖.....      | 126 |
| 残冬的最后一抹阳光..... | 128 |
| 女兵的肩膀.....     | 130 |
| 歌洒征途.....      | 132 |

## 泪别红都

1934年10月，中央苏区“红都”瑞金的上空乌云翻滚。国民党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“围剿”步步进逼，形势越来越严重了。

贺子珍带着2岁多的儿子小毛守在瑞金城外云石山的“家”里，心中焦急万分。毛泽东带着警卫员到于都去了。贺子珍天天都等着前方的消息。

过了几天，毛泽东派警卫员回来拿衣服，同时捎来口信说他从于都随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，要贺子珍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，然后随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出发。

当时，贺子珍的父母跟妹妹贺怡住在瑞金下肖村里。贺子珍一刻不停地赶到那里，才知道毛泽覃被中央任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，并和贺怡一同被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活动。他俩正在商量如何安置父母呢？贺子珍说：

“老毛已经走了，我马上也要随队伍出发，小毛和爸爸妈妈只好留下请你们照顾了。”

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，贺子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眼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。是呀，连年的征战生活，她和毛泽东很少享受天伦之乐。第一个孩子生在龙岩，半个多月后就扔下了，从此没有下落。第二个孩子早夭。只有小毛，是在稍微

安定的环境下出生，并在他们身边长大的，夫妻俩爱如珍宝。现在，说走就走了。做父母的，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孩子时而心里不难受呢？

贺子珍和妹妹商量，先把父母亲和小毛安置在小毛的奶妈家，以后再作进一步打算。然后匆匆赶回云石山，把小毛的东西收拾好，带着他又到了贺怡家。

小毛开始以为妈妈是带他去走亲戚呢，高兴极了。当他听明白了爸爸妈妈要出远门，把自己留下来跟着奶妈过，立时伤心地大哭起来。他抱着妈妈的脖子不放，哭喊着：

“我要爸爸，我要妈妈，我不留下！”

小毛的哭喊刺痛着贺子珍的心，她不由得想起小毛和爸爸在一起的情景。

小毛出生时，正是毛泽东倍受错误路线打击的时候。这个小小的生命曾经给毛泽东多少温暖和慰藉，为他排解过多少忧愁和烦恼啊？有时候，见毛泽东双眉紧锁，闷闷不乐。贺子珍便把小毛领了来，说：“小毛要爸爸抱呢！”小毛就像依人的小鸟一样，扑向爸爸怀里。顿时，毛泽东的眉心舒展开来，搂着小毛，逗着他玩啊，笑啊。

乖巧的小毛还会模仿爸爸的动作。一天他爬到书桌上，拿起毛笔，在砚台上蘸蘸墨，一本正经地往纸上涂抹起来，边抹边说：“我也会写字呢！”毛泽东看了，高兴得抱起小毛直说：“好伢子，真聪明！”

毛泽东每次出门，到了傍晚，小毛都要站在门口等爸爸回来。有时候等饿了，爸爸还没回来，他会学着妈妈的样子

说：“我不饿，我不吃饭，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。”

这时的小毛怎么能够知道凶险莫测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呢。只是一个劲哭着要爸爸，不肯离开妈妈。贺子珍强忍着悲痛哄着他：

“小毛不要哭。等打了胜仗，爸爸妈妈就回来接你。”

贺子珍抱着小毛的脸蛋亲吻着，滚滚热泪滴落在儿子的头上、身上。突然她毅然站起身扭头就走，小毛的哭喊声仍在身后响着、响着……

当天下午，撤离瑞金的队伍出发了。队伍要往哪里去？要走多长时间？战士们一概不知道。长征就这样开始了。

瑞金县的男女老少几乎倾城出动，久久拉着红军战士的手热泪长流，一遍遍地说：

“你们不要走啊……”

“你们千万要回来啊！”

贺子珍热泪盈盈地走在队伍中。她深情地告别着乡亲：“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们绝不放弃苏区。”

同时，她更深切地在心中叨念着：“小毛，我亲爱的孩子，妈妈会回来的，会回来接你……”

可是她怎能想到，瑞金一别，竟是和小毛的永别！红军北上后，瑞金落入敌人之手，小毛奶妈的家乡也被敌人占领。毛泽覃怕走漏消息，小毛惨遭毒手，就把小毛秘密转移到一个警卫员的家里。后来毛泽覃不幸牺牲，小毛从此下落不明。

全国解放以后，贺子珍同哥哥贺敏学曾设法寻找小毛的踪迹，也是没有准确的消息。妹妹贺怡被安排到江西工作前，

为了寻找小毛，深夜赶路，不料翻车身亡。

可爱的小毛永远找不到了。

## 负 伤

红军离开遵义，同国民党的数万重兵展开了巧妙的周旋。敌人为了消灭红军，除了在地面上派重兵追踪、截击外，又出动飞机在天空中搜索、侦察，寻找红军的去向。那些飞机飞得很低，一见到红军队伍就俯冲投弹、扫射，炸死炸伤了许多红军指战员。

这天下午，太阳已经西斜，贺子珍所在的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的队伍，来到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，打算停下来宿营。人们刚把头上的伪装取下，忽听空中传来嗡嗡的叫声，敌机出现了！司号员立即吹起了隐蔽号：嗒嘀嘀嘀……

休养连里有伤病员，有老人，行动不那么利索。大家还没有隐蔽好，3架敌机已钻出云层，俯冲下来。

贺子珍听到号声时，身旁正好有一条土沟，她就伏在土沟里隐蔽起来。可是这时大路上还有人和马匹在慌乱中又跑又跳，贺子珍急了，挥着手大喊：

“还有伤员没隐蔽好，大家赶快帮他们一把。”

说着就跑到路上帮助抬担架。一架敌机擦着树梢冲过来了。炸弹和机枪子弹同时倾泻下来，一股强烈的气浪从贺子



珍头上、胸前冲过，掀起了她的衣襟。正在她身边的一个警卫员伸手一拉，将她拖回了路旁的沟里。

炸弹的硝烟在眼前慢慢消散，不远的路面上已是弹痕累累，血迹一片。一副担架散在路当中，担架员被炸死了，担架上的伤员正挣扎着、蠕动着……看到这一切，贺子珍奋不顾身地向伤员扑了过去。

她正要扶起伤员，突然，另一架敌机怪叫着，瞄准路面上这个暴露的目标直冲下来，猛烈的枪声和成串的炸弹爆炸声响起来。要隐蔽已经来不及了，贺子珍毫不迟疑地扑在伤员的身上，只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这时，第三架敌机也掉过头来，朝这里俯冲。隐蔽在贺子珍周围的同志都不顾一切地冲上去，把贺子珍和那个伤员救了下来。

被贺子珍护在身下的伤员安然无恙，而贺子珍的头上、身上却伤痕累累，滴着鲜血。一块弹片从她的右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，裂开一个长长的大口子，血不断涌出，染红了军服，大滴大滴地滴在地上。

同志们关切地围在贺子珍身旁。那个被她救下来的伤员呼喊：“贺大姐！贺大姐！”作战中被打掉了一条腿都没流过一滴泪的硬汉子，此时忍不住热泪滚滚。

贺子珍昏迷不醒，伤口不断淌着血。没有条件动手术，医生只能把射进她体内比较浅的弹片夹出，嵌入头骨和肌肉深处的弹片却无法取出。贺子珍呼吸越来越微弱，脉搏也摸不到了。

医生立即给她注射了强心针。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和连里的负责人，都紧张地守候在贺子珍身旁，不断喊着她的名字。医生难过地说：“如果是子弹打到心脏附近，血止不住，顶多再能活2个小时。要马上商量一下怎么处理才好。”

连里的领导反复商量，觉得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一家当地老乡，把贺子珍留下养伤。于是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。

毛泽东正指挥红军抢渡赤水河，形势十分紧张，无法分身来看看贺子珍的伤情。但马上回了个电话，果断地决定：

“不能把贺子珍放在老百姓家，一是无医无药，无法治疗；二是没有安全保证。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。”

贺子珍并没有死。原来弹片没有打到她的心脏附近，而是打进肺里了。经过一天抢救，她终于苏醒过来。

贺子珍在担架上一连躺了几个月。有时痛得昏死过去，有时又疼醒过来。可是她靠坚强的毅力支持着，到了过草地时，竟也能慢慢拄着木棍自己走路了。

她坚持自己走着、走着，和战士们一起终于走过了漫漫征途中最困苦的时刻。

## 邓大姐

### (一)

在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里，有一名坚强乐观的女战士，

因为积劳成疾不能再做工作，只好被担架抬着上了路。她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夫人邓颖超同志，当时大家都亲切地喊她“邓大姐”。

长征行至湖南和广西交界的地方，上级给邓颖超派了一位警卫员，叫顾玉平。小顾只知道邓大姐有病，等一见面，他才发现邓大姐坐在担架上，脸上又黄又瘦。

邓大姐笑眯眯地看着他，关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多大了，什么时候参的军？顾玉平头一次到女同志身边工作，很不好意思，脸窘得通红。邓大姐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说：“顾玉平同志呀，我看你有点紧张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熟悉就好了。这里的工作不复杂，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上队伍，不要掉队。另外，这里有几个同志，抬担架的，挑担子的，喂牲口的，你协助照管一下。再就是这里没有炊事员，大家动手把饭弄一弄。既然到一起了，有什么问题多商量。你看行不行？”

邓大姐说起话来和颜悦色，把顾玉平的拘束感全赶跑了。他痛痛快快地答应说：“行！”

邓大姐的行囊不多。一条毯子放在牲口背上，书、文件和一些换洗的衣服及药品放在一个洋铁箱里，让一位同志挑着。顾玉平的背包里放了邓大姐的饭盒，手里还提了一个马灯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走下去。邓大姐有时坐担架，有时骑牲口。遇到实在不好走的路，她就下来吃力地和大伙儿一起步行。

顾玉平小时候家里很苦，母亲死的早，父亲娶了个后娘。后娘对他很不好，常叫他淘米煮饭，干这干那，所以他小小

年纪就学会了做饭。这一手，正好现在被用上了。一到宿营地，他忙着烧火做饭，邓大姐也一块动手。邓大姐喜欢吃面食，偶尔搞到一点面粉，她就高兴得了不得，经顾玉平一做，她就更夸奖一番：“手艺不错，不错！”

遵义会议后，为了迷惑敌人，红军突然掉头往南进军扎西。一天下午，休养连刚准备宿营，突然遇上敌机轰炸。许多同志都负了伤，有的挑夫和担架员被炸死了。顾玉平在慌乱中把装在衣袋里的几块银洋跑丢了。等队伍走出好大一段路他才发现，这可怎么办？那几块银洋是卫生部发给邓大姐用的呀。现在条件下，钱粮多么困难，丢了钱怎么行？顾玉平急出一身汗，赶紧报告：

“邓大姐，不好了！光洋掉了，我得回去找。”

谁知邓大姐不但没有责怪，反而安慰他说：“算了吧，丢就丢了，回去找太危险。只要我们有人在就有一切，赶紧往前走吧！”

顾玉平扶着邓大姐的担架，加快了行进的步伐。可是邓大姐温暖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着：有人在就有一切。往前走吧。前进！

## 邓 大 姐

### (二)

夹金山——大雪山，好高啊。那是连飞鸟也飞不过去的

地方。

越往山上走，空气越稀薄。顾玉平跟在邓大姐的马后面，头脑昏昏沉沉的，一步也不想往前迈了。真想一屁股坐下来，好好地歇上一阵，可是他并不知道，许多同志就是这样一坐下去就再没能站起来，永远长眠在了雪山上。

“小顾，要坚持啊！可不能掉队。”邓大姐在马上着急地喊了起来，“你不行的话，拉着牲口的尾巴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”

朦胧中，只见虚弱的邓大姐吃力地贴在马背上，紧紧抓着马的缰绳。大姐是在跟雪山上的死神搏斗啊！看见邓大姐顽强战胜困难的样子，顾玉平心口一热，急忙抓住了马尾巴，拼命向前走去。

狂风夹着暴雪，打在脸上，吹在身上。顾玉平摇晃着，坚持着。突然，他两手一松，再也抓不住马尾巴了，一下子跌坐在雪地里，连睁开双眼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风雪中，邓大姐勒住马缰，焦急地呼唤着：“小顾，小顾！你怎么样了？”

顾玉平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：“邓大姐，我怕是……不行了！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你那皮包里不是有药吗？吃它几颗就好了。”

邓大姐鼓励的声音清晰入耳，顾玉平突然觉得有一种力量在心中复活了。他摸了摸身上的皮包，那里面装的是邓大姐吃的药。

他想起来了。部队行进到广西时，他害起了肠胃炎，又

吐又拉，断断续续地被队伍甩在后面。有时白天掉队，晚上跟上；有时晚上掉队，白天又追上来。邓大姐见他疲乏吃力的样子，关切地询问：“小顾，你抗得住抗不住？抗不住不要硬抗，我这里有点药，你拿去吃吧。”当时的药品比金子还珍贵啊，小顾哪肯动用邓大姐应急的药呢。可邓大姐不容分说，把药硬喂到他嘴里，又让医生来打了一针。从那以后，他在长征路上再也没闹肚子痛了。而现在……

邓大姐见顾玉平迟疑不决，连声催促：“你快吃啊，还等什么？不要耽搁了时间。”

风雪在天地间呼啸狂叫，然而它压不住邓大姐嗓音低缓的话语。那话语像一股暖流，流经全身。顾玉平不再迟疑了，摸出2片药，往嘴里一塞，咽了下去。

一股奇异的力量充满了全身，他猛然站了起来，跟着邓大姐，奋力向雪山顶峰攀登。

死亡，被远远地甩到了身后。

## 7 女出征

1934年秋，红二十五军奉命离开鄂豫皖苏区，向豫陕方向战略转移。7名女护士正兴致勃勃地打点行装、准备上路时，医院政委苏焕清向她们走来，给每个人手里放了8块银元，并告诉说：“军领导决定女同志留下，回乡隐蔽。”这8块

银元，就是给她们做生活费用的。几个女战士一听，立时急得哭了起来。

“不行，我们不能留下！我们去找参谋长讲理去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句，大家立即把银元塞回苏政委手里，呼呼啦啦地跑到参谋长戴季英那里去讲理。

当时，红二十五军只有7名女护士，都是16、17岁的年轻姑娘。平时，不论多艰苦的条件，多艰巨的任务，她们都坚持下来了。可是现在，却要让她们离开部队，她们怎么肯答应呢？但是，不管她们怎样恳求，戴参谋长就是不答应。几个姑娘又哭又闹，和参谋长吵了起来：“我们从参加红军那一天起就无家可回了。你没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权利！谁也不能把我们留下，我们跟红军是跟定了！”

参谋长急得直跺脚，也大声嚷：“你们这些女兵，就是无组织，无纪律！”

正当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时，军长徐海东恰巧路过这里。看到几个女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，军长笑着问：“这几个女孩子为什么哭鼻子啊？”

“要跟部队走！”参谋长没好气地说。

“好哇！既然她们有决心，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，我看是可以的。”

听军长这么一说，几个女兵破涕为笑，高兴地你抱着我，我搂着你，蹦起老高。

“你们先不要笑。参谋长决定叫你们回去也是有道理的。这次部队行动，怎么走法，何时结束，都不一定。路上困难

大，情况复杂，你们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呀！”徐军长板着脸，装做很严肃的样子说。

“早就准备好了！”大家嚷嚷道。

“女同志和男同志都是人！过去的艰苦我们经受得了，今后再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我们！”她们的回答让军长欣慰地笑了。

就这样，7名女护士跟随红二十五军，告别了生育她们的大别山区，踏上了漫漫长征的路途。

## 妇 女 团

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成立那天，正是离开川陕边根据地西进途中，天上的太阳照得身上暖烘烘的。1000多名女同志一下子变成扛枪打仗的战士了，大家都兴奋得不行。

发军装、发武器，每人还有个大斗笠，上面画着红五星。军装穿到身上，人也变得神气起来，只是长长的头发一律要剪短。有些人不乐意了。

“剪掉头发，是当尼姑，还是当和尚？”

“真是的！留着一络头发不样扛枪打仗吗？”

大家嘁嘁喳喳，可到底拗不过上级的命令。剪就剪呗！心一横，拿起剪子，头顶“嚓嚓嚓”地一阵响，就和男同志差不多了。每人扛一支枪，高个子扛长枪，矮个子扛短枪，身



体棒的扛起机枪。此外每人还领到了 20 发子弹和 2 颗手榴弹。

紧张的正规训练开始了。

第一天，全团集合在大操场上走队列。真是又兴奋又热闹，脚步像下饺子似的，有人还叽叽嘎嘎说笑。队列教员是个男同志，操着一口湖北话对大家提高嗓门说：“不要笑，把嘴眯起来！”其实他是要大家把嘴闭起来。可听了他的话，队伍里笑得更凶了。这事很快就传了出去，有人见了妇女团老远就喊：“样子兵！”这可把大家气坏了。

班务会上，批评自由散漫的作风，人人都抢着发了言。以后，在操场上再也没人说笑了，步伐也逐渐整齐起来。军事训练生活纳入了正轨。

就这样边训练，边行进，队伍来到了川康交界的理县。

这里是汉藏两族杂居的地方。妇女独立团一到那里就向当地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，处处遵守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。起初，人们对这批女兵感到奇怪，后来混熟了，就给她们说心里话，提供情报。原来，在离市镇 2、3 公里的大山上，有一座喇嘛寺。寺院被国民党的“官家”霸占了，成了“官府衙门”。老百姓不分汉藏，都要按时往那里送粮缴捐，出差役。给“官府”送贡品的人，在 1 公里以外就得跪下，膝行至喇嘛寺。人们晒着火辣辣的太阳，背着重重的粮食和盐巴爬行着，有的就累死在路上……

妇女团决定拔掉这颗钉子，为民除害。经过一番侦察准备，战斗在天黑下来后展开了。